



/ 走近唐诗品人生系列 /

遇见王维

一代诗佛的诗情与禅趣

他从时光深处走来，守着一颗云水禅心，在大唐的风雨中，诗意地栖居。

兰雪燕◎著

遇见王维

一代诗佛的诗情与禅趣

兰雪燕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遇见王维：一代诗佛的诗情与禅趣 / 兰雪燕著. —
哈尔滨：哈尔滨出版社，2014.2
(走近唐诗品人生系列)
ISBN 978-7-5484-1577-0

I. ①遇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王维 (699~759) —唐
诗—诗歌欣赏②王维 (699~759) —人物研究
IV. ①I207.22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30275号

书 名：遇见王维：一代诗佛的诗情与禅趣

作 者：兰雪燕 著
责任编辑：邢万军 张 杰
责任审校：李 战
装帧设计：上尚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：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社 址：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349号3号楼 邮编：150028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：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网 址：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E-mail：hrbcbbs@yeah.net
编辑版权热线：(0451) 87900272 87900273
邮购热线：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销售热线：(0451)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：10.75 字数：143千字
版 次：2014年2月第1版
印 次：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84-1577-0
定 价：28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，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 服务热线：(0451) 87900278
本社法律顾问：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

遇见王维：一代诗佛的诗情与禅趣

序 诗成山水画成情

是否每个人，都曾有过这样一个清灵飘逸的梦——徜徉在幽静绵长的山水里，且吟一首诗，且唱一曲词，天地安静，无人从纷繁红尘中喧嚣而入，打搅这场独属于己心的梦，唯有流水脉脉，花鸟清芬。

大约，这就是穿越人类数千年的精神圣土，逐渐传承丰满的“隐士”情结。时至繁华今朝，也依旧抹不去这种镌刻在骨髓中的依稀眷恋。这是一份源于前世的约定，亦是一种冥冥之中如影随形的缘分，深印于三生石畔，纵使走过奈何桥，也隐约可见。

时光如同沉静的河流，缓慢地流过沧桑的历史。该有多少悲欢离合，如瞬息开谢的昙花，绽放得如此娇娆，又枯萎得如此壮烈。人生那样短暂匆忙，像蜉蝣又像漂萍，却依旧留下了令俗世褪色的光华。有人谱写了壮丽；有人高歌了豪情；有人风流了一生，于扬州烟花倚马头，望断天涯；亦有人用尽一生纵情山水，用此心此情凝成了一缕清辉，辗转感动了后世无数同样怀着梦的灵魂。

我不知道，这个名字，是从何时开始占据了最隐秘的脑海深处，从此再也挥之不去，成为心上沉重又如此欢喜的一笔，就像是一个编织了太久太长的梦。荡漾的

碧水畔，幽深的青山间，曾有他踽踽独行的洁净身影，也曾感动过他，留住了他的只言片语，变成了今朝传诵的美丽篇章。

这个名字，叫王维。

他曾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温柔才子，伴着月明、伴着丝竹，成为了长安城中最引人注目的年轻人。他在众人的惊愕里摔碎了胡笳，亦是用他的诗文惊艳了那一座古老芬芳的城池。分明是最寻常的姓氏，最普通的字眼，读来却只觉得漫卷依恋。人海往来，是否曾有个名字，拂动过你沉静柔弱的心弦，如春风吹皱一池春水，那是多么妙不可言的奇遇。时光已过去千年，这个名字安然走进过往，亦是，走进了人们的心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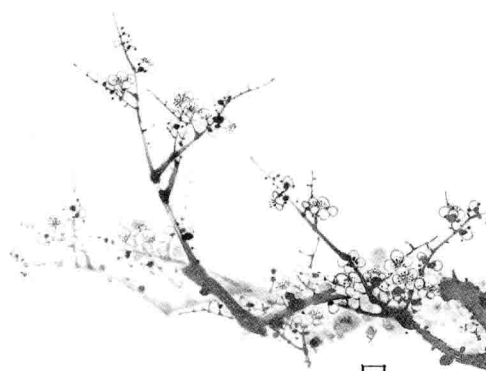
该怎样感叹他的执着、他深深依恋的心，又该怎样描绘这个琴棋书画都堪称大家的人。他不适合平凡，却愿意安适地栖居于平凡一隅；他有着一颗禅心，悄无声息地行走在浩然的云水里，感受草木的每一瞬呼吸，铭记每一朵花开谢的片刻。

爱上这个人，实在是太容易的事情，只需要一个回眸的时光。

我一直以为，所谓风华绝代，并不只属于那些因上苍眷恋恩宠，而拥有美丽面容的人，就像美丽的感觉只是一个人的感受，唯心且专情。风华的定义，在我心里，可以是一片诗情，一卷画意，一颗真心，谁都可以拥有绝代的瞬间，或许曾为人发觉，或许连自己都一无所知。可又有谁能说，它不曾存在发生过。

总有一些事，一些情意，任岁月荏苒，也无法遗忘。就像我从未遗忘过千年前那个穿着白衣的年轻人，行走在青翠微湿的山林里，他的背影高华光洁，就这样如一卷水墨，隐逸融化在了春山碧水里。

这，便是绝代风华。



目录

[1-26]

第一章

云水禅心不自知

慈怀心

惊月夜

春风意

金楼歌

相思词

[27-54]

第二章

落花半落东流水

长安花

济州行

醉清风

辗转路

归去兮



目录

[55-82]

第三章

芙蓉村下醉流霞

黄花川

松月负

故人思

塞外行

尘自生

[83-109]

第四章

一生清风酬知己

闻旧人

青雀间

南阳行

莲心静

渭城曲



目录

[111-134]

第五卷
亦官亦隐亦逍遥

梦终成

天外天

逍遥游

桃源深

第六卷

[135-157]

空山闻语无人踪

画中仙

静流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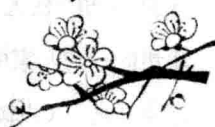
琉璃梦

杏花白

后记 / 158

第一章

云水禅心不自知





时常想象，像王维一样风清月白的人，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机缘，什么样的时刻，以及什么样的方式，降临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。没有谁能记得，那漠漠前尘中的往事，一切都无需选择，或许，早已经有命运代替你做出抉择。

千年前的某一时节，或许是在春季，细雨霏霏，青烟如梦，又或许是个淡漠温润的秋天，北雁缠绵哀伤，滴水的红叶泛开一季的漠然，而在山西蒲州的一户人家中，却洋溢着扑面而来的欢喜。古人常说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这户读书人家，祖籍山西祁县，因着官职调任的缘故，来到了这座清秀婉转的小城。

年轻的父亲，抱起了自己的长子，父子两人依稀相似的脸庞映在妻子的双眸之中，这般其乐融融的画面，不免会成为永恒的温暖。虽说自古就有老话说，抱孙不抱子，儿子须得严加管教，然而孙子却是可以纵容宠溺的。可这位蒲州的王司马却似乎忘记了这条约定俗成的“祖训”，对于自己的长子，宠爱且十分重视。

毕竟，那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，并且还是个男孩。自此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的罪名从此无需担忧。他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，不由微微笑起来，低声同妻子商量，该给这孩子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。

这个承载着欢喜，凝聚着希望的孩子，最后被取名为王维。那是出自



他母亲崔氏的心意。崔氏自幼信佛，十分虔诚，她一看到这个孩子，便觉得那是神佛赐予她的一份礼物，她记得自己念过的一本经书，叫作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于是便给孩子取名王维，字摩诘。名同字相合，便是经书中所说的那位维摩诘居士，法力高深，道行莫测。“维”在梵文之中是“降伏”的意思，而“摩诘”则是“恶魔”的意思，于是相合起来，便是“降伏恶魔”之意。其实有时，古人的名和字都有些若有若无的关联，崔氏希望自己深深信服的佛祖，能够保佑这个孩子，平安成长，一生坦荡。

那时，又有谁能想到，这个从出生时，便同佛法结下了莫大缘分的孩子，今后会成为被史书深深铭记着的人。或许，每位母亲都曾在孩子降生时，想象过他们的人生，可是，不论他们是一生风华，富贵终老，还是清贫寻常，淡然静默，只要他们平安顺遂，无灾无病，便觉得自己此生十分圆满。

此时的崔氏，没有想到自己的长子会有怎样的人生，也不知道她的祈愿最终淡化如烟。这个孩子，一生经历了多少人间冷暖，又走过多少人世沧桑，才成为了青史上无法略去的“诗佛”。

流年就在这座小城中寂静平淡地流逝而去，对于多少人而言，十二年，漫长如同一生，是一甲子的短暂回眸，多少事就在这十二年里轰轰烈烈地流失，曾经沉痛入骨的事情也渐渐淡漠成依稀的回忆，那些曾不以为然不太起眼的小事，却越发深刻鲜明。十二年，足以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，令人的一生都可以为之走向另一个转角。

而在王维的第一个十二年上，却发生了一件谁都不愿意接受的事情——一家之主的父亲溘然长逝，这个家庭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。父母是少年夫妻，相互扶持着走过了那么多年，磕磕绊绊，终于安定下来，父亲却在此时撒手人寰，不得不说，人世间的悲哀，莫过于此。可不管他们再怎么悲痛，父亲终究长逝，作为长子的王维穿上了孝衣，同母亲一起守在父亲的灵前，默默地为远去的灵魂祈祷。

这个柔弱的孩子，一生的悲凉，此时却刚刚燃起了第一炉香。他静静地



守在灵前，相对于王家的其他孩子而言，父亲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最为鲜明的，他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由父亲亲手把着提笔习字，从《论语》到《孟子》，从《诗经》到《楚辞》，对字词的启蒙，对那个温柔的文字世界的初次体验，都是源于那位温和却不失严厉的父亲。他在朦胧的泪意中想起那句话——子欲养，而亲不待。

初读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多大的感触，然而此时，他却感到了深深的痛楚，天上人间，黄泉碧落，他的父亲，终究是远去了。其实，母亲比自己更加伤心，她的年纪并不大，就已经失去了丈夫，孩子们却都还年幼，她如何能够随他而去。她知道丈夫在逝去时的心愿，将这些孩子抚养成人，她不能让他的心愿付之东流啊。

从繁华到凄凉，从欢喜到悲伤，不过一瞬之间。母亲柔弱的双肩毅然挑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，王维也意识到母亲已经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，没有谁能够比自己的母亲更加重要，于是，他对母亲更加顺从孝敬，甚至在母亲逝去之后，将自己最为心爱的田园献为佛寺。崔氏含辛茹苦，将孩子们都拉扯长大，这个本来就不甚殷实的家庭一度贫困交加，这种状况，直到作为长子的王维考中出仕之后，才渐渐有所好转。

所以说，在这样的家庭中，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往往十分巨大。崔氏在王维的心中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因此，崔氏的笃信佛教，在王维幼小的心中，亦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可以说，王维是从小就与佛结缘的。何况，那时，正是武则天当政时期，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，正大举兴佛，从而奠定了佛教在当时的地位，而崔氏随之修行的大师，是北禅宗神秀的弟子，那位高僧神秀，曾被武则天召到都城洛阳讲经，据说当时盛况是“时王公以下，京邑士庶竞至礼谒，望尘拜伏，日有万计”，这样的胜景，恐怕探花疾蹄也不过如是。后来王维曾写过这样的诗：

颓然居一室，覆载纷万象。

高柳早莺啼，长廊春雨响。



床下阮家屐，窗前第竹杖。

这首《谒璇上人》，是王维兴起时，描写一位禅师的诗作，其中用到了一个阮家屐的典故，又将禅院的清幽雅致描绘得淋漓尽致，轻摇的柳枝间，黄莺在绿意中娇柔婉转，淡淡的天光倾泻而下，微雨朦胧里，忽而有木屐声窸窣而来。

还记得深山寻隐的细节吗？曾经在古老的诗歌里幻想过的情节，仿佛就在王维这首看似平淡的小诗里，洞彻熟稔。北师禅宗一脉，讲究的是“凝心入定，住心看净”。因此，往往这一脉的禅师都远离人世，深入高山幽林，在孤寂的山林中静守禅心，默默修行。这种生活，对于凡尘未了的人们，显然是枯燥不耐的，然而在王维的眼中，却别有一番清静。他本来就是静心淡然的人，这样的云水一生，是他所羡慕的，亦是他无法抵达的，对于无法得到又深深眷恋的事物，人们总是格外执着，或许，正是因为如此，王维眼中的修禅，更显得高深优雅，他渴望着这种雅致闲情，终其一生，都念念不忘地在追寻，在触碰，在梦回时分恋慕拥抱。

幼年平淡，少年丧父，在丧父和出仕的这段留白里，王维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段冷暖，那个早莺春雨的小城，曾是他温暖的所在，后来却成为了他日后想起，未免凄凉感伤的地方。

没有父亲支撑的家庭，总是要遭受一些莫名其妙的轻蔑和歧视，年幼的王维心思敏感，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敏锐，幸好，这些经历，并没有让这位生性柔和的少年走上歧途，只是给他的人生抹上了一些另外的色彩。他没有因此沮丧、颓废，甚至看破人生，望穿红尘，怀着敏感的灵心的人，是极易容易误入岔路的，他们往往因此愤世嫉俗，然后背弃曾经的信念，曾经的人生。幸运的是，经历了冷暖的王维，眼中所看到的，依旧是人世的美好。

那是温柔的母亲在灯下为他补衣，那是青山中的禅师为他倒一杯温暖茶水，那是街头贩夫走卒给他的一个笑脸。现实纵使再冷酷无情，只要想

起某个转角那些柔软的眼神，人生就不是淡漠虚无的，他想，他至少享受过父亲的重视，还有一位无微不至的母亲，还有年幼而听话懂事的弟弟妹妹，比起世上很多人而言，他实在是幸福得太多太多。

其实有些事情，并不需要比较，可是，在痛苦寂寞时，如果比较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慰藉，那不妨就痛快去想痛快去尝试吧。家财万贯的人们未必身体健康，也未必有美眷稚子，虽说凡事终须向前看，可是人们到底行走在尘世之中，暂且也需要一些骄傲感，纵使那只是一种清淡的安慰。

深山里的钟声悠远庄严，这沉静的钟声惊起了林中的飞鸟，摇曳了溪边柔弱的红花，也撞击在那小小少年的心中，没人能探知，少年此时的心中，在思考流转着什么，也没人能够预知，他同佛禅，结下了怎样深厚的缘分，那是他一生的标签，深深烙印在了他的灵魂中。如他的名字，维摩诘虽是笃信佛教，佛理精通，却始终没有出家为僧，王维这一生，亦是未曾脱离红尘，绝尘而去，可终究同佛理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是在他的字里行间，都可以寻觅而知的一种深缘。



转折，这个词轻描淡写，似乎从来都不会为其背后蕴含的深意而感伤，仿佛也从不知晓自己身上所背负的千钧的重量。心怀壮志的人们，渴望这个词的出现，平静淡然的人们，却希望这个词永远不要出现。人心各异，正如有人深爱玫瑰的芬芳，有人却对脆弱的兰草情有独钟。可命运，有时又哪里由得人们自己掌控呢。

命运中所注定的，或许终其一生，都无法扭转。很多人时常想，如果让自己重新活一次，说不定人生就不会是今日这般模样，可是他们往往无法想象，纵使人生再展开千万次，或许那个拐角那个转弯，行走的永远都是最初的路途。

王维深切地知晓，自己身上所背负的是振兴家族的重负，这是他的责任，他从未忘却，也不敢忘却。纵使当他行走在山月清风里，呼吸着竹林的幽静气息，同心中深深仰慕的禅师倾心交谈，喝一杯浓酽的茶，唱一曲月夜的歌，纵使 he 深深爱着这片宁静的山寺，不愿离去，可是他依旧不得不离去，背负起他命中注定的包袱，走向众人希冀的前程归路。

士农工商，王维的出身不允许他务农或是经商，家中的寡母希望他能考中科举，踏上仕途，让中落的家道得以复兴。他是长子，享受过弟妹不曾享受的荣宠，也必然要背负起相应的责任来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唾手可得的荣耀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责任。而王维想要重新光耀门楣，科举之路，

则是唯一的选择。

人生，必然要做出各种各样的抉择，而当前路一无选择，那就只能走上唯一的道路。那是各人的宿命，各人的缘法。幽深的山径，白衣的弱冠少年背上了行囊，风吹动着他身侧的竹叶，淡薄的春意里也染上了几分萧瑟。离别总是伤怀，纵使是禅心佛性的母子两人，亦是觉得难以分离。然而，踏上旅程的时刻终究来临，他挥手，向慈母和年幼的弟妹告别，今朝一别，却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

如果自己此去名落孙山，倒可以返回家中与家人团聚，然而这样就违背了最初的目的，而母亲，也会为此伤怀。若是自己就此一举高中，也不知圣旨一下，自己会折往何方。怀着这样隐约的矛盾伤感，清风淡雅的少年跋涉千山万水，走过重重的风霜，风声萧萧，水声滔滔，不知走过了多少渡口，也不知投宿了多少座小小客栈，他终于走到了此行的终点——都城长安。

无法想象，长安之于唐朝的意义，或许，那就像明月之于天空的碧色清辉，玫瑰之于保加利亚的永恒芬芳，那一轮长安的月，照过了前朝的风流君王，又映射过千年后虔诚渴望的我们，当它轻轻落在王维身上时，我想，这位惊才绝艳的少年，柔和纯净的心中，也曾激起莫名的欢喜和激动，一如膜拜神佛。

还有什么力量，更甚于虔诚的信仰。这两个字无处不在，信神信佛是一种信仰，信任父母亲人亦是一种信仰，相信自己更是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。而长安，对于唐朝所有的举子而言，如同天生的魅惑。他们从遥远的天际而来，纷纷在某一个季节同时起身，走向那座传奇美丽的城池，这一场奔赴，是梦的追逐，亦是理想的追寻。当王维走向这座城池的门口，踏上属于它的道路，他的心，终于沸腾绽放。

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，谁都知道，在这个华丽的时代里，涌现了多少壮丽的诗篇和华美的故事。或许是上苍偏心，往往有时一个年代里，会有太多值得惊艳追忆的人物，而另外一些年代，却不免乏善可陈。而此



时的长安，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，聚集的是来自各方的天之骄子，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，谁都是心怀大志，只要给予机会就可展翅高飞的人才。有人说，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人才，可是最缺乏的，却是挖掘人才的伯乐。

到底要怎样，才能在这座人才济济的都城里脱颖而出呢，王维虽然一心向佛，可并不代表他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，事实上，他聪明绝顶，对于世上多数事情，是一点就透。科举之路，并非那样简单，只要有文采有才华就可以一蹴而就，才华固然重要，然而声名一样重要。他在客栈中思索了几日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
在施行之前，他一定也曾犹豫，这样的法子，终究算不上是光明正大，然而当他回忆起临行前母亲殷切希望的目光，弟妹崇拜信任的神色，他就知道，此次科举，自己必定要一击即中。他的目光，在忙碌的行人中，渐渐坚定起来。有些事情，并不是做不了，只是心中会有固守的底线，有自己做人的原则，可一旦下定决心，豁得出去，未免也不是一场胜利。王维就是自己这场战争的胜利者，他凭着自己绝妙的书画，高超的音乐技艺，游走在长安的各个权贵之间。

他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子，历史上像他这样的大才子并没有几位，后世的苏轼或许亦算得上一位，然而当时他的才华横溢，却是被众人认可的。据说，他精通音乐，尤其擅长弹琵琶。白居易曾描写过这种乐器，说它的声音，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显然，琵琶音质如玉，清冷优雅，那是行走在指尖的一个梦。而王维，是琵琶的行家，曾有传说，说他曾在某人府邸中见到一幅音乐演奏图，他一看便知他们在演奏什么乐曲，乐曲中的哪一节。或许，传闻不可以尽信，然而王维擅长音乐，却是不容争议的事实。

凭着他的绝活，长安的贵族几乎都知道长安来了这样一位妙人，他名王维，字摩诘，端的是风流少年，文采出众。在众多权贵之中，王维同岐王，也就是唐高宗的弟弟李范，最为交好。据说这位王爷好学，工于书法，礼贤下士。王维与他相交，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，更多的应该是个人魅力的吸引。